生活語絲
吳康民

徐玉蘭和秦怡

上海頒發第六屆「上海文學藝術獎」的「終身成就藝術獎」，獲獎者共有十二位，其中有五位是表演藝術家。他們是徐玉蘭、秦怡、尚長榮、舒巧和焦晃。

尚長榮是老牌京劇演員，舒巧是著名舞蹈家，焦晃是話劇演員，但這三位香港人不太熟悉。最為早年的港人熟悉的是越劇演員徐玉蘭和電影演員秦怡。

這兩位健在的女演員都已年逾九十。徐玉蘭九十四歲，秦怡九十三歲。

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，上海越劇以徐玉蘭、袁雪芬、范瑞娟等帶領的著名演員，來港在北角已拆卸的皇都戲院演出數十場，瘋魔了許多港人，特別是江浙籍的老鄉。當年北角多江浙人居住，有「小上海」之稱。該團演出的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、《紅樓夢》和《西廂記》，都是十分纏綿的愛情故事，看得觀眾如癡如醉。我不是上海人，但老伴從少年期起便居上海，所以是半個上海人，受她帶動，我也愛上越劇，連看多場，所以對好幾位越劇的主要演員，都有印象。

後來在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大會時，偶在電梯見到袁雪芬，我趨前問候，說我是她的戲迷。她只笑了笑，未及細談。今斯人已逝，但老拍檔徐玉蘭仍健在，至今已達高齡，可喜可賀。

秦怡是著名的電影演員，曾演過《鐵道游擊隊》中的芳林嫂、《青青之歌》中的林紅、《女籃五號》的林潔等等。她的形象端莊秀麗，演技精湛，到晚年還演出一些老角，是什麼戲，已經不清楚了。

與秦怡同期的女演員王丹鳳就比較熟悉。她在港時曾與夫君同請我吃飯，在往年的北京兩會時也有來往，她也已年過九十了。

時光易逝，今天乘四十九號小巴經皇都大廈時，都叫喊「皇都有落」。這個「皇都」，便是原先皇都戲院所在地。經過時，難免緬懷當年到戲院看上海越劇團徐玉蘭的好戲的日子。

天言知玄
楊天命

睇鼻知富貴?

每次結識新朋友，天命總是不免被問到：「其實富貴有無樣睇？」

據說外國曾有統計，得出結果是富貴程度也許與人的相貌有關，其中無論男女，總會特地提到「鼻子」這一點。

一般人認為，擁有鷹鼻者，比較有機會成富豪。從相學角度分析，鷹鼻代表此人進取，往往不甘碌碌無為，會積極尋找「拚搏」甚至冒險的機會。這樣的人，當然比安於現狀、不求突破的人更有機會突圍而出。

若看女性的面相，人中愈長代表身體愈好，更有可能擁有過人的魄力。這樣的性格和人格魅力，自然較容易出人頭地。

那有沒有一些面相，代表「難以富貴」呢？有人誤以為「大鼻孔」比較容易破財，有此面相的人，花錢如流水。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，更全面地分析，應該是「窮者愈窮、富者愈富」：富人有大鼻孔，代表不斷以錢生錢；窮人擁有此鼻，則代表此人不擅理財，常常令自己入不敷出。

除了天生的鼻相之外，男性還要留意鼻毛的問題。皆因鼻毛外露屬於破財之象，等於倉庫出現了破洞。其實男士勤於修剪鼻毛，不僅是面相的問題。當你與人打交道、談生意時，外表的整潔，當然也影響客戶、上司對你的印象。

但大家如果細讀天命的分析，不難發現，其實這些面相，並不是直接為你「空降」財富，而是影響到人的性格，最終仍是事在人為，性格決定命運。有敢於冒險的態度、魄力，才有機會獲得更多財富。

所以，每當天命被問到「富貴有無樣睇？」這問題時，解釋一番之後，總要加上一句：「大家應當明白，面相無法改變，你可以努力改變行事方式，令自己更具有競爭力，自然會收穫金錢，或是比金錢更有意義的東西！」

百家廊
朵拉

電髮記

不久前換了一個髮型師，人人說他手勢好。從英國回來的他，人確實好，審美眼光不錯，處理頭髮的技術也好。之前不太相信人和人之間八字不合的說法，歸類為迷信，一直到我去了三次，仍無法喜歡自己的頭才願意接受。為了換一個讓自己在照鏡子時感覺賞心悅目的樣子，從半島北部搭機飛到中部找年輕小友。

手機上的社群導航程式WAZE告訴我們，車程四十分鐘。前一個晚上決定今日清晨七點半開車，萬一塞車，大都會沒有時間不塞車，也多出一點空裕，從容慢步緩走，遲到的話，跑步疾衝上前姿態難看，並讓對方感覺不尊重。約好上午八點半抵達，跟着手機地圖，一路通暢，車上兩人極其興奮，提早到可早點回去。

眼看已到約好地點，仰望高高的樓層，跟着WAZE指示，走了兩圈，發現車子不斷以樓層為中心，重複在外圍繞轉。灰色的高樓，約有三十層，當年算廉價租屋。外觀乾淨，整齊有序，並非想像中的暗淡混濁和雜亂骯髒。之前聽說，公寓在都會的城市中心，想了一想，告訴我這個地方的年輕小友問我，你去過香港的唐樓嗎？

多次到香港，都說去看唐樓，總有辦法這次說下次，下次又待下一次，總是有事，總是沒時間。只因自十九世紀開始，唐樓一直在那兒，不曾消失，便沒放在觀光景點的首要位置。直至一九六零年代，在香港出現由青磚砌成，屋頂是木結構及瓦片組成的斜頂，沒電梯但側邊有木樓梯連接全四層的唐樓。後來部分唐樓建有二呎闊的鐵騎樓，由青磚橫砌支柱支撐，類似南洋檳城老城區裡的五腳基，陽光猛烈或下雨時候，走在騎樓下，正好遮陽擋雨。沒電梯、沒現代浴室設備的唐樓，在時光中一邊逐漸消減，同時也一邊沉澱，後期聽說已成政府保護的「古蹟」，不許再拆毀或改建。今日唐樓終於變成恆久的經典停格。

這個樓，跟唐樓相像，年輕小友做了結論。可是，車子怎麼走都進不去，真像隱含着某種人生情調憧憬的老好日子，就是進不去。停下路邊問電單車騎士，比手劃腳半天，他投降：「你跟我的電單車走」。傳說城市沒有熱心的好人，應是不十分可靠的謠言。

按王家衛電影，這時鏡頭一轉，進去唐樓第十層角落間，下為鐵板上邊是鐵花的門，無上鎖。穿過鐵花看見梅姨包着嘴，手上忙碌地幫一中年婦女捲頭髮，是一個包頭女性來開門。

淺短的長形客廳坐了五個婦女，以為電話預約的意思是一到便輪到我們。梅姨說：「你們怎麼這樣遲呀？」口氣非埋怨，僅是一句說話。聽聞花兩個半小時才找到，她愣然，上回來過的呀。開車的年輕小友先罵自己：「我的眼睛好拙呀！」梅姨說坐下坐下，泡咖啡給你們喝。

早上喝過了。兩個人不約而同共說一個騙話。這麼遠尋來因梅姨做得好，且價錢公道。公道意思即便宜，如何忍心再給她添贈一杯咖啡的錢？坐在蜘蛛爪子腳的沙發墊並有靠背、有扶手的舊式寫字樓辦公椅子上，同樣的椅子有三張，兩張已有人，另有三張褐色可摺疊鐵椅，被梅姨捲着頭髮的婦女坐一張，牆邊一矮籐椅上是開門的包頭婦女。

她們不理剛來的我們，繼續適才話題。包頭女說：「是黃昏時間，在看電視，聽到鐵花門卡卡卡的……」「嚇死人！」坐一邊看過期娛樂雜誌的婦女用手拍胸口。「我才不怕。」包頭女粗聲說「我大聲喊，是誰？」、「是誰？」拍胸口的手停在胸前，眼睛瞪得老大問。包頭女哼一聲，聲音更高些：「一個黑男人的鬈髮頭從下邊的鐵板門伸上來，問我要不要買什麼優惠券的，我叫他走開走開，我不要。」手還在胸口的女人說：「你真大膽！」包頭女瞪她一眼：「你不出聲，他挖門就進來……」

「好。」梅姨叫包頭女，「輪到你了。」包着的頭打開，原來裡邊捲了電髮卷子。「坐下。」梅姨將原來包頭的毛巾拉掉，用新的毛巾包半個頭，開始在她頭上一個一個卷子按噴「這叫中和水，可讓頭髮的捲曲保留更久。」包頭女的頭髮極少，三兩下便處理好。梅姨把她的頭又包起來，用夾子把毛巾夾好。「你去旁邊看電視。」叫我「你。」

我指那些散散坐着的婦女：「她們先來。」梅姨笑：「她們來聊天。」本以為排在長龍尾巴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的我舒口大氣。一坐下，梅姨用手指掃掃我的頭髮：「很多頭髮呀！」年輕小友代答：「已削薄了。」「要電什麼樣的頭？」她不說髮型，說頭。我指年輕小友的頭：「像這樣，爆炸頭。」回一聲「好」就開始做工，她的手勢和回答一樣乾淨俐落。

「好？」瞪眼的人是我。之前找著名髮型師，要求的髮型往往被打回頭，結果付錢換來不滿意的頭。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頭髮逐漸捲起來，輕而易舉遂了心的感覺真好！

梅姨說的價錢，讓我睜圓了眼睛，張大了嘴巴。不可能不可能。這收費在大都會怎麼過活？梅姨的話和手都沒停，「不可收那麼貴的，都是街坊。」自己給理由「早過了退休年齡，平日沒事做，反正，一星期只做三天。」突然鈴鈴鈴聲，她一拿起手機來就推辭「今天不行，明天再來。」不多說便關機。「一天做太多會累。」收費低廉，又做少少，她怎麼過活。「這裡租金每個月145令吉，出門搭巴士，吃不多，少少錢就夠用啦。」

年輕小友帶着電腦，幻想等待時間做點工，原來梅姨家沒網絡。朴槿惠出現在牆角老舊的箱型電視上，「這個女總統美麗，這髮型適合她。」廳裡沒冷氣，懸在天花板的風扇悠悠轉。靠牆有個50×50厘米可摺疊的四方形花花塑料餐桌，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產品吧，略帶浪漫韻味的淺黃應是時光之色的紗布窗簾，在地上站立的風扇搖頭擺腦的吹拂中徐徐飄蕩，洋灰地上時有時無浮游着穿過窗花灑進來的陽光影子。

換了一個順心順意的頭出來。打開鐵門時，梅姨說不用時常來，這爆炸頭一年電一次，平日不必修不用剪。這下恍然大悟！她解釋了為何我多次向美髮師要求不果的原由。

廉價組屋的私人電髮室裡沒一點華麗裝飾，有的是簡單自然而飽滿扎實的世俗生活，不相識的人也能夠親切友好且很有勁道地聊着瑣碎人世的天。外頭如何喧嘩熱鬧、繁華奢逸都與屋裡的人們毫不相關。慢條斯理的時光姿態慵懶地停留在此不願離開。來電髮的人悄悄用手機拍幾張照片，跟着WAZE開車回去，感覺自己剛從王家衛的片場出來。

來回都由電子科技的產物WAZE帶的路，不過轉幾個圈，時空便倒轉了，現代和古老，繁華和樸實都並存不悖。拍戲的片場理應都是裝出來的，可是，摸一下自己的頭，用手機自拍新的髮型，再看照片，這一切，都是真的。

翠袖乾坤
查小欣

藝人宜戒喜愛夜蒲

金剛（本名：李信樵）在台灣捲入開槍案。他於上周四（26日）凌晨近三時與五名友人在北市忠孝東路「繽紛年代酒店」消費，準備離開時因碰撞其他酒客，因而爆口角衝突，雙方共十多人從電梯口打到酒店大廳，其中對方一人拿出兩把手槍，先向大廳天花板開一槍，當時雙方正打得落花流水，聽到槍聲立即走避，金剛一方躲回包廂，但有人竟持雙槍衝到包廂，朝天花板再連開四槍。混亂中，持槍者突遭反擊被痛毆，右手掌被打到骨折，警方趕到後，混戰才被制止，並在持槍者身上查獲兩把手槍及十六發子彈。

金剛與朋友談合作開店的事，原定下個月才返港，卻遇上開槍案，他稱沒受傷，當時是勸架並沒動手，但對方則指控他也有動手。

而捲入槍戰的「繽紛年代酒店」，是台北東區著名的「禮服店」之一，有公關小姐陪坐。至於，禮服店以公關小姐在店內穿晚裝或洋裝而得名，公關小姐樣貌談吐不俗，她們不會脫衣、不會跳舞，只單陪客人飲酒、唱歌及聊天等，頗受年輕人與商務客人歡迎。

凌晨三時，槍擊、夜店，組合起來予人負面感覺，就算不涉事，但藝人的名字跟這樣的新聞連在一起，實非好事。而且以當時情勢，金剛生命受到威脅，十分兇險。

最近鍾嘉欣把冰封十年的懸案解封，揭開二零零五年大隊到番禺拍劇，與楊思琦「失蹤」兩小時之謎。原來當晚為替楊思琦慶生，大夥兒去唱K，離開時遭十多個男人拿圓月彎刀追殺，幸兩人躲避得及，大步檻過。

藝人離港工作，夜蒲出事，時有所聞，人生路不熟，夜場龍蛇雲集，尤其藝人目標大，如是一群藝人更容易遭撩是鬥非，你在明人在暗，蝕底始終是藝人，不論誰對誰錯，都影響形象。鍾嘉欣個案實在兇險，萬一真的發生血案，完全含冤被屈，講真相也沒人信，百辭莫辯。藝人有藝人的方便，也有付出自由的義務，喜愛夜蒲危機重重，代價可以很大，就是沒事發生，在夜場給陌生人挨身嘟咀，集郵放上社交網站，亂作故事，亂拉關係，也可以手尾很長，只需忍一時苦悶，可免卻很多麻煩，值得。

路地觀察
湯禎兆

儀器成了醫生

前幾天上班時，看到一群人圍着一位老伯，他倒地了，後來發現原來是跌倒了。身邊有一位女士幫忙叫救護車，護衛員則在對講機不知說什麼，另外還有一個大叔半跪在旁，用報紙摺了一個枕頭讓老伯的頭躺着。正當我想上前問問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時，見到那位大叔的手，輕輕按着老伯的手腕，原來他在把脈。那穿着街坊裝的大叔，看來是個中醫。我便更好奇地靠過去，看他怎樣幫這位老人家。

看他一邊把三隻手指放在脈搏上，一邊安撫老伯說沒什麼大礙，然後問他胸口痛不痛。他叫老伯放鬆，老伯說想起吃早餐時注射了胰島素，中醫問他注射了多少，再摸摸脈搏，着他不要擔心，上到救護車才跟救護員說，暫時應該不趕急，身體也無大礙。

由於要趕着上班，見老伯又被照顧得很好，我沒等救護車來便走了。離開後，心中仍非常欽佩那位中醫，他沒有一般人追求的專業形象，連襪子也沒穿，穿着短褲短袖，拿着一份報紙，誰料到他是醫師呢？而且他不需要什麼儀器，就大約知道病人的情況了。

這令我想起一次太太在街上暈倒的往事。她那時懷着寶寶，雖然不久甦醒了，但還是叫了救傷車進醫院。進了醫院後，做了心電圖，又驗了血，原因不明，醫生說可能沒有吃早餐吧？太太說有，而醫生也沒辦法再作什麼判斷。

出院後，我們立刻帶她去看中醫，中醫師一把脈，就說是頸骨移位，太太才想起幾天前睡覺扭到頸部。中醫說，頸骨輕微移位，不夠血上腦，暈倒時是否眼前一黑？太太連聲說是，醫師便解釋是因為體內要輸大量血給寶寶，所以只有一半血給媽媽自己用，不夠血到腦部便會暈了；平常人輕微頸骨移位是不會暈倒的，但孕婦不同。

現代醫術非常科學化，但愈來愈側重儀器和藥物。曾聽一位老西醫說：現在的學生都不懂看診，動輒便叫病人去驗這驗那，自己卻沒有判斷力，一來是未夠功力，二來是怕病人不相信自己，結果醫生都變了「助手」，儀器才是病人的「醫生」。另外，就是藥廠不斷推出新藥品，醫生成了藥物的銷售員，針對病症，只會盼望新研究新藥物，卻不再從營養及生活習慣的角度去教育病人。

這一切其實都偏離了真正的醫術。

鵬情萬里
趙鵬飛

廣州美食私家記憶(二)

廣州人務實精明，不花冤枉錢，是人盡皆知的事。這一點從請客吃飯上即可窺得一斑。在北方受朋友宴請，蔥燒海參、大董烤鴨、黃芪煨羊肉、鯉魚焙麵、三鮮鹿茸羹都品嚐過。很抱歉，到如今只記得就餐時包廂雕樑畫棟，明清式樣的桌椅考究華美，餐具精緻琳琅，壓軸大菜的味道，卻都淡遠得宛若宣紙上的雲朵。菜式講求色香味，用餐環境則是錦上添花，以此來看，北方式的考究喧賓奪主的味道，濃厚得有些齁了。相較之下，廣州酒家、泮溪酒家、陶陶居、南園酒家、蓮香樓這等廣州老字號酒樓的裝潢，就糙如麻布上盛開着的花朵。

老字號裡的烹煮煎蒸，能文的饕餮客咂摸描摹的文章，堆起來少說都夠一家子煲一年的湯。珠玉在前，我又向來不喜續貂，所以推薦給朋友的食肆，多是自己常去又覺得味道還不俗的幾家館子。

先說炳勝酒家。起家不足二十載，以一道黑叉燒技驚四座叱咤了羊城。我素來不喜肥膩，和朋友小聚偶然約在炳勝珠江新城店，又偶然點了一例其貌不揚的黑叉燒。朋友落箸之後連連驚呼「好正的叉燒」。我不以為然的揀了一塊入口，舌上即化，蜜香四溢，瞬間便驚艷了舌頭。

燈下細看，每塊叉燒切成骨牌大小，肥瘦相間肌理清爽，肉頂並無脆皮。再夾了一塊，舌尖甜蜜之後，伴着暗暗的一縷鹹，醇厚的醬香緩緩流出。最恰如其分的形容莫過兩句詩：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卻輸梅一段香。到過炳勝後廚的朋友說，這道黑叉燒，用的是土豬裏脊兩側的肉，每頭土豬身上也只得三五斤肉可用。入味的秘製醬汁，又取了八角、甘草、香葉等多種香料，烤製的手法更是費火費工。除此之外，炳勝的冷水豬肚、豉油皇鵝腸也是鎮店名菜。

這幾年，炳勝名聲鵲起，屢屢被封為新粵菜的代表。裝修的格調和菜品的價格，也跟着一路走高。若是在這裡宴請相敬如賓的客人，裡子面子便都有了。再有，就是靠近天字碼頭的鴻星海鮮酒家，高樓大屋海鮮生猛，菜品眾多價味不俗，也可領略一番廣州味道。

若是消夜，少不得要去幫襯潮汕砂鍋粥。論起會吃會做，廣東人遙遙領先，論起廣東諸多美食，潮汕人則又獨佔鰲頭。且不說別的，就一煲蝦粥已讓人折服。有統計說，僅珠江三角洲地區，就有數千間專門經營潮汕砂鍋粥的店。這一道潮汕名粥，看似蝦蟹粥水，要煲得粥黏而不稠，蝦甜而肉不鬆，不光食材鮮活，連煲粥的火候時間、食材入鍋的先後順序，都須掌握精準。輝記潮汕砂鍋粥，在廣州口碑累積已久，但私心裡，我更推薦八旗二馬路上的玲玲潮州生猛海鮮砂鍋粥。

地道的粵式大排檔，老舊的捲閘門，傍晚六點後才慢騰騰的升起。兩間門面，一間充當後廚料理，一間用餐。落座之後，先按人頭定下蝦蟹份量，起鍋煲粥。粥未上桌之前，可先點一道蠔仔烙、一碟大花甲、一盤麻葉，待胃口打開之後，翻騰不已的砂鍋也就端了上來。別看街邊食肆其貌不揚，粥靚蝦甜，絕對是入口生津腸胃舒坦。要吃滾燙的粥得有耐心，也正好藉此和難得聚首的朋友們，等粥涼話家常。

在我的私家推薦菜單裡，黃鱔世家出品的黃鱔煲仔飯，不可不嚐。尤其是乍暖還寒時節，邀朋呼友，吃一煲鱔味入髓、香浸飯粒的煲仔飯，配上一碟炒得清脆爽口的芥蘭苗，舌頭都要忍不住含化了跟着嚥下去。

憑着這數十味料理黃鱔的手法，巔峰時，廣州城裡的黃鱔世家竟也開了十四間分店，且間間生意興隆，羨煞旁人。民間曾有偏方，說以黃鱔入藥可治眼疾，可讓人心明眼亮。怎奈白手起家的東主兄弟，為財鬩牆，又逢市道不佳，到今年初十四間店全部倒閉。多年苦心孤詣的一片心血，皆付東流，真的可惜可嘆。